

的政治野心，不时威胁到小国的主权。干涉较小国家的事务，导致了对它们领土完整的侵犯。这些事态发展是对联合国宪章中奉为神圣的原则的直接否定。除非以一种迫切感阻止这种趋势，否则，国际和平与秩序就会彻底遭到破坏。

70. 关于经济问题，我将仅就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很简单地谈一点看法。国际发展战略〔A/7982〕已经煞费苦心商订出来了。它不仅涉及到贸易和援助等典型的经济问题，而且还涉及到社会发展问题。我国政府欢迎这种全面探讨的方法。

71. 虽然在就这一战略的草案条款取得一致意见的过程中遇到种种困难，但是人们希望在这次纪念会议期间，和解精神将占上风，在有争论的问题上将达到完全一致。

72. 特别重要的是，这一战略的目标应当明文制定，政策措施应当妥善规定，审查和评议机构应当很好地加以筹划。

73. 同样重要的是，向新兴国家供应的资源应当增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应当在它们的初级商品得到公平和稳定价格的条件下逐步提高；它们的商品输入发达国家市场的机会应当得到保障；

现代化技术应当向发展中国家传输；双边的和多边的贸易与援助的条件应当更为有利。

74. 此外，我国政府极力主张立即开始实施这个发展战略以便配合这次纪念会议。

75. 最后，我想促请联合国的会员国都能成为保卫和平、进步、正义和谅解的战友，而不要成为破坏联合国工作的政敌。

76. 当联合国开始进入充满挑战性工作的下一个二十五年的时候，我们应当通过具体的和持续的支持给它增添新的活力，并表明我们能够为联合国和人类做些什么。

77. **主席：**在休会之前，我想敦促那些希望参加一般性辩论的代表们尽快向秘书处报名。由于一般性辩论预计将于十月二日星期五结束，我提议参加辩论的发言人名单于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下午五时截止登记。

78. 如果没有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大会同意这一提议。

会议决定如上。

上午十一时四十分散会

第一八四六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上午十时三十分纽约

主席：**爱德华·汉布罗先生**（挪威）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

1. **巴斯克斯·卡里索萨先生**（哥伦比亚）：主席先生，这次来联合国使我有机会对你完全当之无愧地被选为大会主席表示祝贺。这表明你的个人资历和贵

国对国际合作所做的贡献得到了公认。哥伦比亚相信，在你的干练指导下，大会一定会胜利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2. 这是哥伦比亚新政府外交部长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大会。今年八月七日，米萨埃尔·帕斯特拉纳总统根据宪法规定就职。他是在近年来最自由、最势均力敌的竞选运动中被我国人民选出来的，在这次选举中，投票人数达到最高记录，选民能够在法律保护下决定国家的命运。

3. 这一政府的民主性质同两个全国性政党为了

维持联合政府并继续实行社会纲领的努力完全一致，这也是哥伦比亚新总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总统决心巩固在法律和秩序限度内所取得的成就，以便实行完整的土地改革，集约而高度均衡地开发我国国土，并逐渐递增地提高下层社会阶级的生活水平。

4. 全国阵线建立以来十二年的经历是哥伦比亚历史上最重大的事态发展之一。由于它尊重人权和宪法保障，它已经创造出有利于我国一切政治团体间的谅解和一致的气氛。在这个遭受反抗和革命震撼而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哥伦比亚已经通过民主渠道并在法治下取得进步。我们对我国的全民一致和自己体制的精神充满着信心。

5. 而且，我们有明确规定的国际目的，这些目的都支持着联合国的原则。我们这个国家具有一种悠久而根深蒂固的传统，即一向按照最严格意义上的正义原则行事，一向按照切实遵守人权的法则行事。

6. 哥伦比亚的外交政策自十九世纪初期我国独立的最初年月起，其方针就是国际合作。这方面的证据就是，共和国的解放者和总统西蒙·博利瓦尔曾经派出使团到美洲和欧洲各国去阐明我们新国家的主要原则，和为曾经通过第一个关于团结、互助、互相尊重主权的美洲国家条约的一八二六年会议^①预作准备。

7. 我们就是本着这种精神确定自己国界的。在对我国地理缺乏了解的情况下，曾有必要追查古代的所有权凭证以便为合法分界线提供法律根据，并一步一步地在伸延数千公里的边界上寻查界标。哥伦比亚在确定边界的过程中，谨慎地遵循了法律准则，从而成为坚持国际法及和平方式的最高典范。同我们邻国的任何领土争端都是遵照国际法解决的，从来没有想到进行战争、侵略或征服。

8. 从我们签订最后一个边界条约到现在已经好多年了。当我国外交史上的那一篇章结束时，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回想起哥伦比亚共和国的那些缔造者，因为正是他们向我们灌输了同邻国及本大洲所有国家合作与友好的精神。正是他们明确宣布了哥伦比亚的根据法律确定边界的原则，具体地讲就是一八一〇年

的占领地保有法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凡继承西班牙领地的国家都被承认为各都督和总督辖区领土的合法所有者。正是这个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我们半球边界的划分。

9. 我们的国家主权是由法律规定和制约的。我们多年来坚定不移的抱负就是遵守国际法这一主持各民族人民之间正义的最高法则。因此，我们这些哥伦比亚现政府的成员才有可能声明，除了根据边界条约和国际协定——例如那些与我国大陆架和捕鱼区有关的协定——合法地划归我们的领土外，我们不贪求任何其他领土。我们每一寸土地均经通过友好协商最终达成的条约承认是属于我们的。关于海上和海底区域的划线问题，我们愿意和我们的邻国一道遵循同样的程序。

10. 拉丁美洲国家在其存在的第一个世纪里是与国际生活脱离的，事实上它们陷入了内部冲突。我们西半球国家在取得史诗般的解放之后，需要解决各种复杂的边界分歧。今天，在二十世纪，拉丁美洲已经有了国际人格并自豪地带着自己的有关各国人民的法律、人类尊严和经济公正的论题来参加本届联合国大会。

11. 我们认为，拉丁美洲在世界集会上负有崇高的使命，即不懈地谋求国际合作，谋求法律和正义的统治和谋求更好地对待发展中国家，以此作为世界平衡的基础。我们对迄今所做的一切并不满意，并且感到有责任在本组织内把这些话讲出来，因为今天我们在全世界仍然面临着严重局势。

12. 无论是在区域范围内还是在更广泛的联合国范围内，我们都一直坚持国际合作的理想和方法。现在我们有强有力的理由告诫大家：各国人民闭关自守的时期已经过去，它们必须携起手来共同承担争取和平的工作、防止战争这一十分迫切的任务和在全世界伸张经济和社会正义这一同等紧迫的义务。

13. 地球上没有一个地点能够免于遭受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清楚地证明了这一事实。在这人类已经完成其遨游外层空间这种最伟大的冒险事业的科学技术时代，对于这一点任何人再也不怀疑了。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武器的毁灭力已趋极度完善，而

^①一八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五日举行的巴拿马会议。

我们的星球似乎空前地缩小起来，可是人口却愈加稠密，因而更容易遭受整体毁灭的危险。同时，欠发达国家人民的需要急待解决。如果军备竞赛不予制止，我们将会面临不祥之兆和那种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的危险，即目前的局部战争可能升级为全面战争。

14. 当然，各国人民和各国之间的必不可少的合作需要一定的条件，否则，这种合作将是一种徒劳或一句空话。各国必须接受联合国宪章所体现的原则，特别是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始终按照国际法行事，并采用和平解决分歧的程序。任何地方使用非法武力，都是对于各国人民极其珍视的国际合作这一崇高概念的损害。

15. 我们面临的以武力对抗法律这一难题，即以暴力为手段去统治别国或者反对别国在选择其国家命运与选择其不论在政治方面或社会方面都最符合其国家标准的政府形式时的自决权这一难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天下不安宁的精确的精神上的反映和过去二十五年历史的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我们并没有看到那个人人渴望的和平与正义的新纪元。我们看到的只是暴力的继续和一些国家被另一些国家置于附属地位。可以说本组织是在人类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戏剧性事件中诞生的，那时战争还没有结束，不可能在各民族间培植合作精神。我们仍然有待于达到象牢固建立公正的和平和各国人民共同生活于自由之中这样一些目标。

16. 尽管技术与科学显示出惊人的进步，但是我们在人类关系领域中却几乎毫无进展。然而我们知道根本的准则何在。不尊重国际法，也不尊重自决原则和个人尊严，就没有合作可言。联合国本身就是建立在所有会员国对某些基本原则意见一致的这种信念上的。

17. 让我们重温帕斯卡的名言：“没有法律的权力是暴政，没有权力的法律是无能。”

18. 联合国应当毫不延迟地发动一次对于它在集体安全和维护和平方面的潜力和成就的诚实的自我评判。本组织的宪章生效二十五年来，证明了这个在旧金山通过的“欲免后世再遭……战祸”的体系是缺乏效能的。

19. 在法律和世界上某些地区人民忍受的严酷现实之间存在着显眼的矛盾，在这些地区，人民苦于因贫困而产生的极度没有保障的境遇，根本不知道有自由，而战争竟然成了在其中已养育了几代人的自然气氛。暴露这一体系缺陷的危机也不算少了，这是因为这些受托维持和平的机构无力防止这种情势或者没有充分权威来达成适当的解决办法。在中东和亚洲存在着战争，公众舆论正逐渐习惯于把这些战争看作一种地方性事态或者永久性局势，而海盗行为倒能激起普遍抗议。

20. 我们亲眼看到国际法所规定的和平程序无可否认地衰败下去，这些程序由于“冷战”的插曲，由于因敌对意识形态而分离和位于主要势力范围的两大国家集团的明显对立，已经被废弃了。由于开创了不幸的先例，联合国已丧失了它的大部分权威，联合国宪章也就成了一纸空文，虽然在二十五年的国际紧张局势后，我们也确实看到了铁幕两边国家的友好接触。

21. 还有某些其他因素在联合国宪章中也没有仔细考虑到。这就是那些未经正式宣布而爆发和进行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但国际组织由于过分乐观竟认为它们是不存在的。另外，还有间接侵略这种当代出现的现象。这种侵略是用各种方式干出来的，有时采用的方式是对另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宣传，有时则是用煽动的方式，使临时纠集起来的武装力量去扰乱另一个国家的内部和平和发展。制造暴乱的方法在全世界繁衍到如此程度，以致联合国的根本问题首先就是要恢复各国人民对它的程序的信任。

22. 然而，在集体安全体系中出现真空这一实在而十分严重的问题，则是由于联合国的若干程序被武力取代而失效所造成的。堆积如山的军火——它的无情重压在压垮着人类——代替了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集体安全，而且，不幸的是，如今行时的是最强大的国家的强权而不是联合国宪章。这点必须讲清楚。

23. 集体安全问题是十分严肃的问题，应该由联合国会员国毫不延迟地加以审查，如果我们不希望看到一个伟大理想彻底垮台的话。我们对这样一个系统的不信任已到最低点，在这一系统中，我们大家

都眼睁睁地望着“恐怖均势”而无能为力，它象一个可怕的幽灵在我们头上浮现着，而我们是多么希望能把这个幽灵永远驱除。

24. 由于面临缺乏普遍的集体安全体系这种状况，对各国说来，改进区域协定就变得更为迫切了。在我们半球，至少在美洲，我们找到了一系列的原则，其中包括各国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承担不干涉他国的义务、在反对任何种类的侵略和武装进攻中互相声援等。这些都是在我们大陆关系上长期演进的结果。

25. 哥伦比亚不仅不能避而不运用我们区域体系的这些原则和方法，而且还决心加强这个体系，扩展它，使它有办法应付当今世界不断变化的情况，并实现一九四五年查普尔特佩克会议^②的根本指导原则。这次会议声明，国际法应成为所有国家的行动准则。正如一九三三年的关于互不侵犯与和解的反战条约^③所载明的，我们在美洲已经宣布战争是非法的，并且我们已经根据一九四七年美洲国家互助条约^④建立了区域集体安全。

26. 在国际生活的这个关头，区域协定就成为对那种只有理论意义而不起作用的世界范围的集体安全体系的不可缺少的补充。哥伦比亚在旧金山会议上陈述过这一观点，在二十多年缺乏行动、危机未除和彻底失败以后，我们重申这一观点。我们现在能够评价旧金山会议中的辩论的历史意义了。至于说到普遍集体安全体系，我们早就不乏这方面的前车之鉴了，它实际上被委托给安全理事会中的少数大国集团，而每个大国都已获得使这个机构的任何决定陷于瘫痪的权力。

27. 联合国宪章并非全部都是在旧金山制定的，这是完全真实的；它到我们手里的时候，有关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最重要和最根本的章节已经拟定出来了。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哥伦比亚在一九四五年要那样竭力坚持要获得对于区域协定的确认。事实是，在一九四五年雅尔塔会议和一九四四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

^②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三月八日在墨西哥举行的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美洲国家会议。

^③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签订于里约热内卢。

^④一九四七年九月二日签订于里约热内卢。

上，某些大国就已经把草拟这一世界组织的未来章程的责任包揽下来了，好象别人请求它们这样做似的。不属于这个排他性有势力集团的国家除了同意被认为决不容许进行任何修改的那一整套规章外，就别无选择了。

28. 在旧金山，由于我国和其他美洲国家——它们支持哥伦比亚代表团团长、我们前总统阿尔维托·耶拉斯所热烈而正当维护的这些主张——坚韧不拔的努力，才使有关区域协定的第五十二条得以加上了第二项和第四项，特别是第二项，这一项要求参加这类协定的各国“将地方争端提交安全理事会以前，应依该项区域办法，或由该项区域机关，力求和平解决”。

29. 哥伦比亚曾经坚决主张有必要维护这类与联合国宪章并行不悖的区域协定的完整性，并为了和平与安全的利益去充分利用这些协定。二十五年的经验证明，哥伦比亚在这点上是正确的。在几个大洲里，当许多国家面临困难情势，并且由于侵略和干涉使这种情势有时变得绝望的时候，区域协定就成了这些国家安全的明确指导路线，否则就得把问题提交安全理事会这一运转不灵的机构中去。

30. 此外，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承认本组织会员国，当然包括美洲国家在内，“在安全理事会采取必要办法，以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以前”，有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权利。哥伦比亚代表团团长在旧金山会议上解释这一情况时说过下面的话：

“一旦发生武装进攻，也就是说，当区域性集团的成员国遭受到侵略时，那么，可以在宪章规定的条款范围内自动地行使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直到安全理事会能够对侵略国给予适当制裁的时候为止。

“就美洲国家而言，对一个美洲国家的侵略便构成对所有美洲国家的侵略。所有的国家支持被进攻的国家，就是为了击退侵略而行使它们的合法自卫权利。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合法的集体防御权利。”^⑤

^⑤《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文件》，III/4/9（第十二卷，第687页）。

31. 这次大会的议程项目之一是“需要考虑关于审查联合国宪章的建议”。哥伦比亚对这一问题特别重视，因为我们深信使本组织现代化这一任务是刻不容缓的，它经过二十五年已经未老先衰了。

32. 光是新国家激增这一点就需要有一些标准来衡量它们在本组织中承担责任的能力。如果我们希望避免急忙形成过多的、想作为主权实体行事的法人，“微小国家”就是一种需要加以相当研究的现象。另一方面，还有某些复杂情势，其存在的现实，我们至少应当开始加以考虑，以便我们今后几十年内不至于被指责为在联合国范围内树立了一种任意划分的、没有重要国家参加的国际社会形象。

33. 在今天的世界上，甚至各国人民最古老、最受尊敬的制度和信仰也不得不进行修改以便和时代相适应。现在有一种要求变革的思想，它迫使每一种制度都不得不考虑新的社会情况。此外，不断进化也是法律上的一种自然现象。盎格鲁-撒克逊法学家在他们的习惯法里承认了这一点，并且没有一部法典能够免除日常的法理解释工作。

34. 关于联合国宪章的缺点，人们能够讲很多，也许甚至会讲过了头。然而明确指出那些最显著的缺点也许不是不恰当的。例如，我们需要：第一，重新肯定有关各国之间保持良好关系的国际法原则；第二，建立一个防止战争和断定侵略者的有效体系；第三，对人权的实际存在及其维护给予保证；第四，采用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程序以便最终消灭战争。

35. 然而，我们目前的愿望还没有那么高，并且是考虑到现实情况的。事实上，哥伦比亚的建议是在我们认为现在可以达到的有限的可能性范围之内。某些问题我们宁愿推迟讨论，因为这些问题由于其范围广和牵涉到多方面的问题，需要事先得到本大会多数会员国的接受。我们把安全理事会这一引起了很多议论的机构作为一个事实接受下来。同时，我们并不是不感到痛心地看着，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程序和制度未加制止的衰败现象变得一年比一年更加显著了。

36. 我们愿意寻求实现联合国的普遍性的道路。这是一个首要目的，它既顺应建立和平与正义的世界体系这一思想，也顺应某些有关国家缺席时就无法加

以解决的问题的性质。既然联合国宪章中规定，“凡……爱好和平之国家，接受本宪章所载之义务，经本组织认为确能并愿意履行该项义务者，得为联合国会员国”，我们就需要有一项程序以便给宪章这条原则增添灵活性和有效性。

37. 在集体安全领域里，若不首先改造安全理事会这部机器——它是这一体系的发动机——发表倡议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如此，我们认为，建议更加断然地实行关于维护和平的区域协定将会是有益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当国家之间发生不和时，对联合国来说，问题在于防止大国之间的直接对抗，而为了这一目的，就应该象宪章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那样，依靠区域协定，实行调解活动。这项程序将使冲突地区的有关各方有权选择最恰当的和平手段去解决问题，而不用害怕大国的干涉。我们正在谋求对宪章第五十二条作更为精确的解释，以便使联合国会员国在向安全理事会申诉之前，必须先通过它们以前加入的任何协定，尽力找出和平解决它们的地方争端或者区域争端的办法。把委托权从安理会转到区域组织中去，将使安理会成为审查和解决所诉争端的最高机构和复审机构。

38. 我们希望宪章第八章的条款保持不变，因为那些对维护和平担负着最大责任的国家，不应当被剥夺根据安全理事会在和平受到极严重的威胁、和平遭受破坏或发生侵略行为时提出的明确建议，代表联合国采取行动的权力。这并不是意味着安理会不可以象第五十三条所规定的那样利用区域协定，如果它认为这样做比较合适的话。

39. 其次，我们建议国际法院更积极地参与和平工作。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高级法院一直是和集体安全体系完全脱离的，其活动也仅限于对偶尔受理的争端进行仲裁。鉴于国际法院具有既得权力和多国的特性，也鉴于它代表着联合国各会员国的不同法律传统，该法院也可通过一项所有国家——不管它们是不是联合国会员国——毫无例外均可采用的紧急程序对国际争端纯法律方面的问题作出裁决。

40. 哥伦比亚关于在某些具体方面对宪章某些部分进行可能修改的想法已由我们提交在本大会派有代表的各国政府考虑，以便我们可以同它们一道对这

个问题的所有因素重新进行审查，并寻求最适当的办法，以便给联合国注入新的生命。

41. 哥伦比亚对海洋法问题特别感兴趣。根据第2574 A(XXIV)号决议，大会应当考虑召开关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会议是否可取的问题。我们可以事先声明，我们乐意积极参加必要的筹备工作。

42. 在确立那些一九四五年时或者还没有、或者被忽视了的方面已取得了很大进展。一九四五年，美国总统哈里·S. 杜鲁门先生发表了一项重要声明，它促使其他一些国家发表了类似的声明，有的提出管辖权要求，有的提出国家对大陆架的主权要求，标准则是基于地理和法律上的不同考虑。在海洋法的发展过程中，那是一个以无政府状态为标志的时期。

43. 美洲国家是在这一方面最先确立适当的区域原则的国家。早在一九五六年，美洲国家法学家理事会^⑥就宣布了一些基本要求，其中有一条是：“三哩的宽度作为领海的限度是不够的，它并不构成国际法的一般法则”。因此理事会又说：“扩大传统上称为‘领海’的海域是正当的”。同年在特鲁希略城召开的关于保护自然资源：大陆架和海洋水域的美洲国家特别会议^⑦上通过的决议，就包括了一九五八年大陆架公约的原则，内容如下：

“在领海区域以外，邻接沿海国家并深达二百公尺或超过该界限而上覆水域的深度允许开发海床和底土自然资源的大陆架、大陆和岛屿阶地或其他海底区域的海床和底土，专属于该国并受该国的管辖和控制。”

一九五八年，联合国海洋法会议^⑧通过了四个国际公约，涉及这一问题的四个主要方面，即：领海和毗连区；公海；公海捕鱼和自然资源保护；大陆架。

44. 在一九五六年的特鲁希略城会议上，哥伦比亚曾明确请求在解决海洋问题方面进行国际合作，并宣布：为了便于统一观点、消除分歧，它将“避免

^⑥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六日至二月四日在墨西哥举行的理事会第三次会议。

^⑦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在特鲁希略城举行。

^⑧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四日至四月二十七日在日内瓦举行。

通过单方面的法规”。对于哥伦比亚来说，仿效其他国家榜样发表自己对大陆架或其毗连区拥有权利的单方面声明本来是容易的事，但是哥伦比亚宁愿等待一九五八年召开的联合国会议的结果，并把自己的原则合并到在那次会议上通过并签订的公约中去。我们在确定领土主权方面的这一态度与我们过去的态度始终是一致的，而且我们遵守法律规定，情愿等着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同所有国家进行合作。

45. 这是决不会错的。国际合作是避免出现无法解决的困难局面，探求有关国家权利范围的明确规定的唯一途径。这种不可缺少的合作已经产生了象国际大陆架公约所宣布的那样一些崇高原则，该公约明确指出：沿海国家为了勘探和开发自然资源的目的，对于该文件中提到的那些地区行使专有的主权权利。

46. 尽管如此，海洋科学的进步已经把大陆架公约的某些规定远远地抛在后面，该公约所设想的主权权利延伸到二百公尺，或者在可能条件下更深一些，而对于这些地带的自然资源的开发或勘探则未规定限度。此外，尚有拉丁美洲的一致意见，它准许沿海国家对于最接近其海岸的海域的生物资源享有同样的专属权利。显然需要根据最近的经验对一九五八年公约补充一些新的明确的条款。

47. 因此，哥伦比亚赞成召开一次联合国会员国全体会议的主张，以继续进行一九五八年以来中止了的工作。我们期望这样做，如果能够在下次会议上对于我们所提到的那些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的一切不同因素给予应有考虑的话。回顾一下在杜鲁门总统一九四五年的声明之后出现的那些单方面声明，我们认为这些声明已经完全过时了。为了导致通过考虑到各国需要的新规定，国际合作是适时的，而且事实上是不可缺少的。

48. 因此我们将对美国总统一理查德·尼克松先生在一九七〇年提出的重要建议给予优先的注意，他建议由一个紧密联合起来的国家共同体对洋底进行可能的勘探和开发，务求既做到尊重沿海国家的利益，又能获得投资来源以便援助发展中国家。

49. 就海洋法来说，哥伦比亚一直严格信守国际法原则，并将继续这样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

们就会背离我们过去这样的传统，即我们维护主权和要求领海统治权仅仅是在国际公约和公共条约所允许的范围行事的。

50. 哥伦比亚不仅是一个山脉起伏，原野广阔，许多河流纵横其间的国家；哥伦比亚也是一个海岸线漫长，濒临两大洋的国家。它需要发掘海洋财富以造福于自己的人民。这只不过是显而易见的国际原则带来的必然结果。

51. 联合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是在大批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情况下庆祝的。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不能隐瞒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的巨大的广度和深度，是旧金山会议所没有预见到的，也是布雷顿森林协定^⑨所没有预见到的。

52. 近几个月来，许许多多的学术报告检查了在援助发展中国家方面所存在不足之处的主要因素。当前世界分为工业化地区和贫穷地区，这是今天公认的无可辩驳的事实。我们时代的这个巨大的经济差距由于存在两种价格比率——一种是工业品的价格比率，另一种是发展中国家的原料或者半加工原料的价格比率——而日益加大。

53. 一个世界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地区，这使我们回想起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一七七六年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的一段描述。它指出发现新大陆的后果，这一发现为欧洲商品开辟了市场，并且引起欧洲大陆人文学科和工业的进步，以换取在新大陆居民的朴实和贫困的状况中所榨取的新大陆的贵金属。因此，我们看到，经济发展的差距由来已久。

54. 我们还必须加上一些其他考虑。最需要发展的地区被剥夺了利用大量资金的可能，因为这些资金被投入制造毁灭性物品的尖端技术中去。当洲际导弹的费用在持续增长的时候，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却一直不断下降，以至于现已降到一九六一年的水平。联合国无疑已经为扭转这种局势作过一番努力，但它对于一九七〇年结束的第一个发展十年的令人失望的结果很难感到满意。

^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签订于华盛顿。

55. 劳尔·普雷维什先生在他向一九六四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一届会议所作的报告中说：

“联合国发展十年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到一九七〇年，发展中国家收入的最低年增长率要达到百分之五。这确实是一个不高的指标，比五十年代的平均增长率百分之四点四高不了多少。尽管如此，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要达到并保持这一增长率，即便不是不可能，也是极其困难的，除非本届会议制定一项能够消除贸易不平衡的国际合作政策。”^⑩

56. 这个每年百分之五的增长率确实意味着远远低于边缘国家每人的平均收入。尽管这个指标不高，但也没有达到，连所提的一些建议，如关于每个工业化国家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一援助发展中地区的建议，也没有付诸实施。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况已经由皮尔逊报告^⑪中的下列数字作了生动的描述：由工业化国家构成的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三十四获得所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八十七点五，而由欠发达国家构成的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六仅获得上述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二点五。居住在欠发达国家的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二十二的人，每人每年的收入低于百分之一；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四十八的人，每人每年的收入为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只有其余国家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三十的人，每人每年的收入超过了百分之二。

57. 据世界银行高级专家委员会起草的皮尔逊报告说，由大量出口信贷和发展援助所造成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已经急剧上升到近乎五百亿美元，而对这些债款本息的偿付额却以每年百分之十七的比率增长着。第一个发展十年并没有提供多少使大多数国家积极起来的理由。

58. 有了这些数字，我们就不难看出，第二个发展十年对于世界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命运都将是决定性的，因为任何一方都不能继续脱离另一方而

^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汇编》，第二卷，《政策声明》（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64.II.B.12），第5页。

^⑪《发展中的伙伴——国际发展委员会的报告》（纽约，普雷格出版公司，一九六九年）。

孤立存在。繁荣与贫困并立必将招致动乱。其后果从世界各地发生的不协调现象与暴乱中已经可以觉察出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问题是一个不能拖延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它可能比援助问题本身更为重要。如果多边的援助机构能够得到改善，那末资金的捐献额必然能够有效地增加。

59. 如果世界仍然保持目前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分裂，而且，如果优惠某些国家而排斥另外一些国家的排他性贸易集团得到加强，那么在第二个发展十年中，国际形势就不能不出现一个比第一个发展十年更加惊人得多的挫折和失望相互交替的局面。

60. 哥伦比亚来参加这一世界大会，为的是重新燃起自己对联合国的巨大希望。人类的一切努力都要经受时间的风暴冲击。我们也不应忘记，各国人民之间几个世纪的仇恨和误解的后果不可能象仲夏夜之梦一样顷刻消失。尽管联合国存在着我们所指出的那些缺点，但非凡的任务还要靠它来对付。

61. 衡量进步不能以几个月和几年为期，而要以几十年和几百年为期。人们不得不忍受整整几个世纪的痛苦并使暴政达到精疲力尽的地步，才在一七八九年得到人权宣言。民主并不是象变魔术似地一夜之间就蹦出来的。它是人们头脑中的一种渐进运动，而各种空想主义者的理想和哲学家的思想就象水滴一样慢慢穿透对此不理解的高墙厚壁和领袖们顽石般的闭目塞听，直到制度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时刻到来时为止。

62. 联合国是四海一家的空想主义和各国人民尊重国际准则和睦相处哲学的产物，这些思想正在一点一点地探索那通向积极成就的艰辛道路。这些大部分还是未来的事。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似乎并不完善，但是昨天的现实与我们所抱的理想则相距更远。人类在一九七〇年回顾过去的时候就会明白，我们已经为一个以各国人民都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管理工作为基础的未来的世界组织奠定了基础。

63. 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进化的时刻。联合国已经认识到它的结构需要变革。这意味着一个适应国际理想的变化的心智过程，这些理想的目的是：废除种族歧视、制止社会的不公正现象、加强用和平

方法解决争端的行动和裁军，以此作为安全的前奏曲。

64. 安全、裁军、和平解决争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博得人们欢呼的三个意愿。它们曾是希望的信号。今天我们重申这些目的，并加上贫困人类的响亮呼声，以便通过国际合作找到有效方法，使所有大陆都能协调地发展，并获致社会正义和对人权的尊重。联合国仍然是实现建立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这一希望的地方。

65. 科曼先生(泰国)：主席先生，我很高兴代表泰国代表团，对你当选为大会第二十五届会议主席向你致以热烈而诚挚的祝贺。更使我们高兴的是，我国与你的伟大国家历来有着亲密友好的关系。我们毫不怀疑，你的丰富经验和远见卓识将引导我们，使我们的讨论取得圆满而成功的结果。我们也记着你在联合国的前身——国际联盟的史册中就享有盛名。因此，大会授予你的这个荣誉就更加富有意义了。我们衷心祝愿你在履行新的职责与维护这一优良的大家庭传统中诸事如愿。

66. 我还要对我的好朋友，大会离任主席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人表示深切的谢意。她作为大会主席是以坚定而愉快的态度著称的。她对联合国的深刻信念和信任也使她在任期中成为这一世界组织的非常雄辩有力的发言人。

67. 每当召开联合国大会会议的时候，哪怕是有一些微弱的希望之光能够穿透层云密布的黑暗天空，也不是常有的事。但是，尼日利亚悲惨的内战现在已经被制止。在欧洲，地平线上已经出现了较为平静和缓和的有希望的迹象。联合国在即将庆祝其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对于情况可能发生的无论多么有限的变化——欧洲主要大国相互之间由持续的危机和广泛的冲突变为谅解和关系的增进——都应该感到欣慰。诚然，和平还没有在地球上的所有地区得到恢复，也没有在那些冲突与倾轧已成为家常便饭的地方得到可靠的保障。在中东，士兵们依然荷枪实弹守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的战壕和掩体里；但是，至少最直接有关的各方已经多少实行了停火。然而游击队的活动，其中包括劫持和破坏民航飞机、拘留无辜乘客以及最近在约旦

发生的激战，却破坏了那个高度爆炸性地区的和平前景。

68. 毫无疑问，这些细微的希望只是一个开端，但却是我们在很长时期内不常见的一个开端。因此，那些为实现这一较为令人鼓舞的局面做出贡献的人们，在他们为国际紧张局势的显著缓和所值得做的努力中应该受到祝贺和支持。美国倡议并敦促中东停火的举动应该受到赞扬。同样应该受到赞扬的是接受停火的当事各方，即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约旦和以色列及联合国调停人冈纳·雅林先生，他为世界那个麻烦地区实现和平而一直十分耐心地工作着。

69. 在欧洲，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苏联最近缔结了一项条约，^⑩根据这项条约，双方同意放弃一切诉诸武力的作法，并承认和尊重德国的现有边界。这个条约澄清了冲突直接威胁欧洲的气氛，带来了较为清新的空气——缓和与和平共处的空气。这里，有关各方为使世界消除对抗与敌对的一个主要根源所做的有成果的努力，也应该受到赞扬。为了巩固这一初步收获能够做些什么和将要做些什么，我们还要等着看一看，但是，至少有关国家能够在较为缓和的、没有宣传以及随之而来的指责与反指责这种压力的环境里，在欧洲大陆进行和解与巩固和平的任务了。

70. 只有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由于连续不断的战斗、屠杀和破坏，天空仍然是一片不祥的黑暗。北越的那伙入侵者和他们的仆从——越共，在东南亚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从老挝王国到柬埔寨和南越，继续残害、恐吓和屠杀无辜男女。他们的残忍的冒险事业过去和现在一直得到他们在亚洲和东欧的赞助者的支持和经济资源与毁灭性武器的供应。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南朝鲜和泰国，在侵略的受害者的紧急请求下，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违背自己的和平愿望，赶忙派兵前往救援的原因。否则，这些小国早就被完全征服，它们自由自主的实体也早就被消灭了。目前，尽管侵略者想把他们的意志和军事解决办法强加于受害者的可能性越来越渺茫，但是，他们由于受了自己顽固的帝国主义传统的教养而继续使千百万渴望和平和安宁的人们遭受苦难和蹂躏。

^⑩一九七〇年八月十二日签订于莫斯科。

71. 人们可能奇怪，为什么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在中东和欧洲，人们已经对冲突和战斗感到厌倦和腻味，而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进行恐怖活动、放火杀人却总是没有个够呢？为什么他们的征服和统治欲望至今毫无收敛呢？当防御的一方一国接一国——首先是美国，接着是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泰国——相继宣布愿意从战场上撤出自己的部队时，另一方却毫无缓和其好战态度的表示。他们反而在老挝、柬埔寨和南越北部加紧敌对行动。人们可能要问，这是不是因为自由世界方面做出了和解的表示，而他们却误认为这是软弱甚至是投降的表示呢？这似乎是可以解释他们在巴黎谈判中一成不变地采取顽固态度的唯一讲得通的理由。

72. 如果人们试图把欧洲和中东发生的事同东南亚盛行的事作一番比较——因为人们应该努力学习世界其他地区的经验——就会立即得出一个鲜明的结论。欧洲和中东的局势反映出一种用彬彬有礼的外交语言来说可以称之为“要求和平的愿望”，而国际生活的严酷现实则可能更直截了当地把它叫作“力量僵持”。在欧洲存在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巨大的核和常规力量，在中东互相对抗的苏联势力和美国势力，结果都形成了事实上的僵持局面，这种局面一旦被破坏，就会毫无疑问地导致大规模的灾难，结果将成为对所有那些凡是可能被卷入者的一场难以描述的大屠杀。在这种情况下，胜利即使有什么意义也是微乎其微的，而它的代价也许过于昂贵因而不会有人希望得到这种胜利。

73. 不幸，这种局势还没有在我们那个地区发展起来，或者至少还没有发展到上述两个地区那样占优势的程度。北京、河内和平壤当局依然拥有优势的军事力量，尤其是在常规武器方面；而那些能够成为它们对手的外部大国却不愿意对抗它们，除非是发生核对抗，而这无论如何是谁也不想望的事。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亚洲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续以含蓄的或者其他方式追求军事解决，即使军事解决意味着扩大冲突，正如我们最近已经在老挝和柬埔寨看到的那样。他们的确应该感谢所有那些不断背诵在越南甚至在整个东南亚决无军事解决可能的祷词的人们。这样一种说教正好符合侵略者的心意，因为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

防御一方进行军事抵抗。他们倒是非常喜欢听任他们去追求自己的军事目的。与此同时，他们正在固执地强求人们接受他们制定的政治投降方案，而这种方案的最新版本是他们刚刚于上星期在巴黎提出来的。

74. 虽然人们不得不承认各种防御力量的撤退不会有功形成一种象在世界其他地区存在的那种力量僵持局面，但这种撤退，至少就我国而言，是想表明我们是多么愿意和热望争取政治解决而不是依靠使用武力解决。然而，由于对方继续采取顽固态度，就不得不探索其他途径。既然在东南亚军事上的僵持局面实现不了，人们就不得不寻求政治上的僵持局面。几个月前在雅加达集会的亚洲和太平洋国家朝这个方向开始迈出了微小的一步。^⑧ 遗憾的是，参加这次集会的国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产生具体结果，因为它们缺少这样的力量因素——甚至是政治力量——即它能够造成某种僵持局面，以便最终导致谈判或者某种可能的政治上的权宜之计以实现和平共处。要得到任何成功的机会，就必须增加一些比较有分量的国家以恢复平衡。四个大国的共同参与，如果不行的话，同一方的两个大国的共同参与，将会比较可靠地确保成功并且使有意义的谈判和最后解决的前景成为可能。毫无疑问，那是最好的情况。怎样实现这一点也许是我们时代最大和最难的一个问题，任何抱有良好愿望的人们都不应该想也不想，甚至试也不试就把这个问题撇在一边。

75. 首先，我们认为，关于敦促法国和联合王国在亚洲发挥作用，例如帮助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建议，既合乎逻辑而又切实可行。理由之一就是这两个国家都和我们那个地区有着长期而密切的关系和交往。特别是法国，直至不久以前还是印度支那的行政当局；至于联合王国，它当前还是日内瓦会议两主席之一。因此，这两个国家在处理东南亚所面临的问题上很适合于发挥有价值的作用。

76. 至于两个世界大国，它们一直支持而且现在还在支持参加这场冲突的各自一方。如果这两个大国能找到达成协议的基础，战斗就会立刻煞住。于是，就能宣布停火，开始谈判。目前巴黎谈判之所以没有

进展，就是因为只有一个赞助国坐在谈判桌旁，而另一个赞助国却方便地置身于谈判之外，继续在幕后操纵而没有被揭露出来，也不受任何妥协办法或任何互相让步的建议的约束。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估计错误；这种错误也许是出于国内一时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出于合理的考虑而作出的仓促决定造成的。我们认为，只要这种不利的不平衡的组成情况继续存在，要想在巴黎谈判中取得任何有意义的突破或进展便是不现实的。如果现在认识到事实确实如此，那就必须努力弥补上述这个缺陷。邀请各大大国这一解决方案是在恢复东南亚和平与安宁的努力中摆脱目前拖延和停滞状态的合理办法，因为这些大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对保障和维护世界和平担负着主要责任。

77. 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无疑今年又要提出来讨论。泰国政府在这件事上的立场仍然保持不变。用不着深究事情的是非曲直，我们的坚定信念是，中华民国作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和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有权继续象它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所做的那样代表中国人民。此外，在我们看来，代表权问题是一个应当留给中国人民自己去解决的问题，这一问题不论怎样解决，都应当是争执双方的责任。不能指望联合国会员国所提出的倡议或者所采取措施会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也不能指望别人制定的任何解决办法或方案会得到敌对双方的接受。

78. 关于裁军问题，世界力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间比联合国存在的时间还要长得多。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个问题一直是一个难以捉摸的问题。但是，国际努力仍在继续进行，而联合国在设法制定军备控制措施方面则一直站在最前列。联合国的成就是显著的，但却是有限的，而且一些漏洞依然很明显。例如，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 2373 (XXII) 号决议〕并没有解决核武器的横向扩散问题，而世界仍在焦急地等待着两个核大国之间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取得圆满结果，此外，无核国家还缺乏充分的安全保障。部分禁试条约^⑨要想能够发生效力，就需要其他核大国予以遵守，并且应该扩大到包括一切境域。

^⑧一九七〇年五月十六日和十七日举行的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外长会议。

^⑨一九六三年八月五日在莫斯科签订的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79. 另一方面,在联合国存在的这四分之一世纪里,这个世界组织在讨论这种不太可能使用的武器方面花费了过多的时间,而对于在世界各地一年之中天天都在用来达到毁灭性目的并且很容易点燃起一场大规模战火的常规军备,它却讨论得不够。在目前的联合国裁军十年期间,这是军备控制中应当予以更加认真和努力思考的一个方面。

80. 考虑到当前的国际需要,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责任必须继续作为本组织工作的主要支柱之一。如果联合国活动的这一重要方面不是有效地发挥作用,国际和平与安全就会陷入极大的危险。因此,遗憾的是,在过去一年中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所取得的进展比前一年要缓慢。人们常说,由于这个问题具有高度复杂性,而且分歧是带根本性的,所以谈判不得不耗费时日。虽然本来也没有人指望委员会的工作会取得迅速进展,但是所有的人都曾经希望,在工作小组去年提出第一份报告以后,也许会出现一些有意义的结果。

81. 我们愿意敦促大会给该委员会的工作,尤其是给工作小组内的谈判注入新的紧迫感,同时为了达成妥协所做的努力,必须进一步加强。

82. 人类的良心继续受到种族主义隔离政策的猛烈打击。这些年来,联合国一直呼吁有关方面停止这些不公正的、可恶的政策,因为这些政策明显地违背了世界人权宣言和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

83. 这种可悲局面不能提高这一世界组织的声誉和效能。国际社会期待着联合国以及那些能够影响有关政府思想的主要贸易伙伴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84. 某些会员国政府破坏安全理事会一系列决议所呼吁的武器禁运这一问题,无疑是个令人严重关切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加强武器禁运,而安全理事会也已于一九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通过了第282(1970)号决议,呼吁所有国家为此目的采取措施,这是明智的。我们认为,贯彻这一决议将会减少南部非洲发生暴力冲突的危险。

85. 对南部非洲被压迫民族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由的压制依然没有减弱。非人道的种族隔离政策扩展到了国际领土纳米比亚,因而南罗得西亚的非法少

数人政权感到鼓舞,继续蔑视联合国决议和世界舆论。

86. 我们认为,联合国在非殖民化活动方面取得了可贵的成就。一九四五年以来,不少于四十五个领土已经获得独立。然而,当我们即将庆祝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通过十周年的时候,这个世界组织在过去二十年间表现出来的那股冲劲却似乎正在衰退。让我们希望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大多数会员国和被压迫民族将以更大的决心去一劳永逸地清除殖民主义在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遗留下来的痕迹,让我们也希望殖民国家及其主要贸易伙伴能够认识到种族隔离和殖民主义的陈腐性质,并能表现出政治上的明智,承认殖民地人民固有的自决权。

87. 最近国际舞台上发生的事件已经清楚地指明一种倾向,这种倾向如果不加阻止,任其发展,必将导致弱肉强食的原则。因此,联合国各会员国人民必须重申严格遵守宪章的原则和条款,并尊重国际法和正义原则。虽然泰国政府一贯赞赏和欢迎联合国在许多领域内为编纂和发展国际法所做的不懈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依靠国际法和正义原则还没有成为各国的行为准则。

88. 我国代表团感到,应该更充分地利用国际法院,就象安全理事会最近的行动那样,在行使它的职权时就南非继续赖在纳米比亚在法律上对各国产生的后果问题征求了咨询意见。

89. 当然,象宪章第三十三条所规定的那样以和平方法解决争端,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方式。因此,应该说说服会员国履行自己根据宪章第三十三条所承担的义务,并在今后依靠这样的方法。求助于秘书长的斡旋这一作法,同样应当受到鼓励。

90. 众所周知,联合国是在世界为一整体这一概念可以实现的前提下产生的。这种世界为一整体的概念要求对贸易和发展采取新的积极的态度,对援助承担新的义务,并要求建立起新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只有通过真正地表现出政治意愿、国际间的谅解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这一切才能成功地实现。不久以前,这两类国家曾有机会讨论过这些问题,特别是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和联合国其

他机构的会议上；但不幸的是，这样的对话如果说尚未达到对抗的话，也往往陷入僵局。

91. 我们还应当注意到，诸如航运、保险和再保险以及旅游等许多项目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平衡上占有很大的份额。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国家从上述项目中得到的收入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商船队中所占的份额还不到百分之七。同样，它们的保险业务量仍然相当小。尽管联合国，特别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几年来一直在详细审查有关无形贸易的收入问题，但是，这种审查的结果至今还不是十分令人鼓舞的，而这种贸易却具有一种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发展中国家改善收支平衡和增长经济的潜力。

92.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不难找到的。发达国家还不是那么愿意帮助发展中国家并与它们合作。它们还没有作出任何说得过去的努力来满足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需要。这种以平等伙伴关系为基础的合作，应该采取“有来有往”这种可取的形式，这种形式已为工业先进国家所充分理解和实行。这里应该强调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泰国及其他一些亚洲国家，正面临着同样的长期性的航运问题，因为它们还不能充分发展自己国家的商船队。它们的海上货运总是要听凭外国船旗的摆布，结果，它们的出口贸易几乎完全仰赖外国的运输公司。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同航运会议进行谈判中，无论是为了加入这些团体，或者是为了降低由这些会议单方面宣布和施行的运费率时，都处于软弱地位。

93. 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十分重视航运。它不仅是无形输出的一个重要项目，而且也是促进输出的一个有效工具。令人遗憾地注意到，海运会议系统还没有把发展中国家的需要考虑进去。我们经常发现运费率过高并且带有歧视性，在某些情况下，竟占一些出口产品成本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发展中国家需要出口的许多产品的运费率简直是寓禁性的。现在该是航运会议系统采用新的方式和方法的时候了。那些主管航运会议系统的人们必须减少甚至放弃垄断性的机构和做法，这样就可以在更大程度上重新进行考虑和重新作出调整。确实，这种新的方式要求平等相待和相互商量，决不能单方面作出决定和给予次等待

遇，而这些却是航运会议系统过去的一贯做法。我们热切希望联合国能够毫不拖延地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处理这些问题，以便再也不容忍航运方面的歧视性做法。

94. 还应该注意比较贫穷的国家面临的一些其他国际贸易问题。在这方面真正希望做到的是，发达国家在从发展中国家进口产品时不要总是通过加强损害性的限额或者其他歧视性的限制而趁机牟利。换句话说，需要的是比较自由的贸易往来，不对发展中国家的产品进行歧视和设置壁垒。在这一方面，我要借此机会赞扬澳大利亚，它是发起那个对欠发达国家实行的被称之为关税特惠制的第一个国家；这一制度已于一九六六年四月生效。在我们看来，这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

95. 毫无疑问，对于比较贫穷国家的发展事业来说，援助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和必需的；但是，在援助和贸易的各个方面，必须向这些国家提供公正与平等的机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任何形式的合作应该给双方都带来利益。发达国家应该采取措施，阻止那些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商品相竞争的不经济的商品生产和销售，并且应当取消政府津贴，因为它给正常的商业交易带来不公平竞争的因素，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利益遭到严重损害。至于对剩余产品和战略储备物资的处理，也必须极其注意不要引起国际价格的下跌，或者相反地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出口。毫无疑问，只要实行平等伙伴关系下的相互合作，加上真正表现出政治意愿，并且乐意承认彼此的问题和需要，就能够打开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大门。

96. 多少有点鼓舞人心的是看到从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的缺点中吸取的教训，现正在化为一个全球性的发展战略。整个国际社会为了对付不发达状态的挑战而正在采取的这一集体行动，将决定联合国所献身的那种世界的性质。换句话说，它将决定人类是否能够不管它面前的冷酷现实最终给世界带来繁荣、稳定与持久和平。我们的坚定信念是，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战略必须扎根于一个坚定的、以合作的意愿为基础的政治上承担义务之中。它还应该被看作是一个确定的行动纲领，因而需要有一个活动日程表。没有这样一个日程表，这一战略文件就会失

去很大的意义。各国政府也负有责任采取必要的行动以达到发展十年的目的和指标，从而确保人类有一个较为美满和较为幸福的世界。让我们大家希望，几星期以后就要开始的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将成为一个有成就的十年，而不是一个充满空洞辞藻的十年。

97. 关于联合国的经济活动，我想简单地提一下，一九五四年以来，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一直设在曼谷，设在一座由泰国政府提供给联合国免费使用的大楼里。截至目前为止，曼谷还只是处于一个工作场所的地位。但在今年四月，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宣布曼谷是它的永久驻地。接着，在七月，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在第四十九届会议上通过了另一决议〔第 1522(XLIX)号〕，同意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内容如上的建议。

98. 在为联合国办事机构提供合适的设备方面，泰国一向乐于协助与合作。每当需要增加设备的时候，泰国政府对进一步提供协助的要求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一九六四年，我们提供了增添的设备，以满足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不断增长的需要。现在，为了满足联合国目前的和预期的需要，泰国政府已经决定划出更多的地皮以供联合国新建筑之用。在这一点上，我国政府也愿意在准备和进行建筑及工程测量的过程中，予以进一步协助。

99. 在联合国存在二十五年以后，应当开始并且积极从事使联合国各种程序安排合理化的努力；否则，本组织的形象，一个世界性的毫无效力的辩论协会的形象，或者更糟一点，仅仅是一个宣传讲坛的形象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使所有会员国都遭受损害。这样一些改革和其他纠正措施也许有助于使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成员恢复对联合国效能的信任，也许有助于使这个世界团体变成一个能够处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各种问题的有效工具。决不允许联合国成为一个静止不动或者毫无生气的团体，一个把自它成立以来不断变化的情况和其他事态发展置诸脑后的团体。在我们看来，二十五周年纪念是个合适的机会来重申我们献身于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和宗旨，探索各种可能性以便使联合国的机构现代化，并使其他制度上的做法适应生气勃勃的时代和下一个二十五年的未来的挑战。

副主席贝尼特斯(厄瓜多尔)代行主席职务。

100. **麦克马洪先生**(澳大利亚)：主席先生，对我说来，能够就你当选为主席向你表示澳大利亚政府及其参加本届大会的代表团的最热烈祝贺，真是一件快事。你在为贵国的效力中以及在本组织的发展中、特别是通过你对宪章的权威性研究所起的卓越作用，使你成为主持本届会议恰当的和令人钦佩的人选。

101. 在祝贺你的同时，我还要通过你对于你的前任，利比里亚的安吉·布鲁克斯-伦道夫夫人在履行其第二十四届会议主席职务时讲求实效和专心致志的作风表示澳大利亚代表团的谢意和赞赏。

102. 正如我的许多同事所说的，这届二十五周年纪念会议是检查我们这个组织工作——它的成功和失败、优点和缺点的恰当时机。

103. 回顾一九四五年，我们应该记住联合国的创始国在旧金山时的抱负以及它们必须解决的那些问题。

104. 今天，在情况和事态的迫使下，我们必须自问一下，联合国到底取得了多大成就。最重要和最紧迫的是，我们必须问一问，我们是否能够对改进它的工作作出任何贡献。我要强调，这是对我们时代的政治家风度和诚意的最大考验。

105. 让我们回忆一下签署宪章时所存在的情况。当时的世界是一个不幸的、动荡不安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一场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大的战争仍在进行。当时，我国和其他许多大大小小的国家仍然深陷在战争之中。这场战争在为反对暴戾专制的压迫而斗争的整整六年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支配着各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当时的世界比起在一代人以前产生国际联盟时的世界还要动荡不安。在当时的世界上，人们热望和平和秩序，热望建立某种有条不紊地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规章制度，热望和平解决争端，热望改善全人类的生活质量。

106. 我们各国政府正是以这种满怀希望和决心的心情齐集于旧金山的。在给这一新组织命名时简直没有多少分歧意见；当时最后胜利尚待来临，这一世界性的国家联盟就已经称为联合国而闻名于世了。

107. 另一方面，制定联合国宪章必然是一个较

为困难的过程。遭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创伤之后，在战争中联合起来的那些国家早已认识到必须有一个比国际联盟具有更广泛基础、更有效的机构，一个必须满足五十多个国家的期望和利益的新机构。那些大国有分歧需要在它们之间进行调解；较小国家的权利得到大力坚持，澳大利亚代表团在这方面出力决不微小。这样一来，所出现的宪章就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或明或暗的妥协产物。在对过去进行任何评价时都应当承认这一点。

108. 宪章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主张的基础上的，即那些在战争中承受最沉重负担的主要盟国，应在维持和平方面分担主要责任。如果要使这种想法取得成功，那就必须使它具有这样的先决条件，即在主要盟国之间继续存在着那种曾经导致它们胜利的一致目标，以及在维护未来的世界和平上具有共同的利益。正是出于这种期望，而且事实上是以此为条件，主要盟国才得到了宪章赋予的特殊地位，在权利和义务上超过了其他所有会员国。

109. 甚至在签署宪章以前，它们之间就发生了猜疑与不和。在随后的年代里又出现了剧烈的意识形态交锋和全世界范围的国家利益冲突。有时候甚至看起来，其目的是为了冲突和骚乱，而不是为了和平与安全，是为了助长而不是为了制止在利益竞争地区的武装冲突。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间在观点、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已经使得安理会无法发挥宪章为它预定的作用。

110. 我们可以猜想一下，假如宪章第七章中曾满怀希望地规定的军事参谋团得以形成并发挥其规定的作用，那时会是怎样的情况。

111. 我们还应该为我们未能解决如何公平地分摊维持和平行动费用问题而感到痛心。

112. 说到这里，我们应该承认我们迄今得以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惨剧。毫无疑问，到目前为止对此的基本解释是武器技术的高速发展。另一次世界大战是太可怕了，以至于任何国家都不敢设想。没有一方能取得胜利。整个世界必然要蒙受灾难性的后果。

113. 联合国或许可以声称它有一些小功劳，因为它提供了公开辩论这一安全阀，并提供了一个使大

国不得不在那里对它们的态度和行动作出解释和申辩的论坛。联合国在它的二十五年中，未能阻止一系列常规型的有限战争，也未能找到办法来对付通过渗透、颠覆和叛乱这些新发展出来的手法给国家完整和安全带来的潜在威胁。

114. 然而，在维持和平方面并不完全是一事无成的。朝鲜就是个例证，尽管大国之间还没有达成一致。在中东、克什米尔、刚果和塞浦路斯，联合国部队和停战监督小组过去都曾在危急形势下起过重大的作用，而如果没有它们在场的话，上述形势本会大大地恶化起来。

115. 尽管存在着紧张和分裂局面，尽管在发挥其首要作用方面成绩有限，联合国毕竟还是生存了二十五年。这说明许多会员国承认，本组织还有一点余值或净值，而且它们仍然希望将来联合国能够履行那些符合它们期望的职能。

116. 在我们展望未来的时候，如果说联合国的声誉和它在各地人民中受尊敬的程度将取决于它在帮助解决国际争端和维持和平中的表现，这的确不是夸大其词。

117. 毫无疑问，本组织维持和平的程序及其为解决各种争端而设立的机构都有改进的余地。但是这一维持和平作用的实际成效必须最终取决于主观因素——大国和与特定争端有关的各别国家的态度、意图和目的之纯正。

118. 澳大利亚始终不渝地既以人力也以财力支持联合国的维持和平行动。早在一九四七年，我们就是联合国建立的第一批调解和维护和平的使团之一——联合国印度尼西亚委员会的三个成员之一。我们对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贡献了大量的部队。

119. 当前，我们正在对克什米尔、中东和塞浦路斯的和平观察与监督活动作出有意义的贡献。作为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的一个成员，我们将继续支持为制定旨在提高未来行动效能的程序并确保这些行动获得适当资助所作的努力。我们将继续保持我们对联合国宪章的坚定信念，并且深信忠实地和虔诚地支持宪章的原则是实现人类未来的和平与进步的最大希望所在。

120. 让我把话题从维持和平与和平解决争端转到军备控制和裁军这个棘手的和困难的问题上来。军事技术不断的和令人可怕的改进和实现均衡裁军所涉及的问题的复杂性,使得裁军这个问题成了大多数人难于理解的一个问题。这种难于理解的情况并不能成为如下想法的理由,即认为它是一个与日常生活的现实相脱离的学术性问题。

121. 我们都知道,正在进行的关于军备控制和裁军的讨论和谈判,尽管是旷日持久的、复杂的和技术性的,却对所有国家的安全产生致命的影响。安全也许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对安全构成的危险在性质上和程度上却因地区与国家的不同而各异。

122. 恐怖的核均势的出现和对其他同样令人恐怖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认识,迫使我们深切地感到,我们是多么容易受到那些掌握着科学的最新进展,而又声名狼藉、容易招灾惹祸的人们一时的心血来潮的伤害啊!我们控制军备的努力首先应该集中在限制和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上,这确实是正确的。

123. 说到这里,还应该补充一句,如果要使全世界范围的力量平衡在遏制侵略和维护安全方面发挥作用的话,那么这种平衡就必须既包括核军备的平衡也包括常规军备的平衡。在宪章生效以来多年中所发生的许多次侵略行动使用的正是常规武器,而且不幸的是我们必须预料到还会有更多的这类行动。如果我们注意那种熟悉的、传统的威胁的程度不如我们注意那种几乎是不堪设想但却能控制的威胁的程度,那是违背我们的共同利益与福利的。

124. 我认为在军备控制与裁军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能够给我们一点鼓舞。第一,澳大利亚已经在可作某种理解和解释的条件下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2373(XXII)号决议〕。我们希望它早晚能够成为一道防止核武器扩散的充分有效的屏障。第二,美国和苏联之间在限制战略武器谈判中取得进展的迹象也提供了某些希望。第三,就禁止在海床设置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问题达成协议的前景也是很好的。澳大利亚政府希望现在提交大会讨论的条约草案文本^⑤将获得广

^⑤《裁军委员会正式记录,一九七〇年补编》,文件DC/233,附件A。

泛的支持。第四,也有理由希望,由于今年在日内瓦裁军委员会会议上的讨论结果,我们可能在补充和加强那些早在一九二五年日内瓦议定书中就有的关于化学和生物战争武器的禁令方面,取得或接近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125. 我之所以详细谈论这些影响到和平与战争之间平衡的问题,是因为联合国的最高宗旨仍然必须是维护和平与取缔战争,也是因为这个最高宗旨并不总是得到很好的贯彻。

126. 现在让我把话题转到可以用联合国会员国二十五年的增加情况来衡量的宪章的另外一个宗旨上来。我指的是目前本组织会员国中一半以上是从附属地位取得了完全主权和国家地位的这一进步。

127. 宪章有关附属领土的那些段落终于在旧金山起草出来的经过的情况是值得回忆的。国际联盟盟约开创了新业。它在委任统治制度里引进了如下崭新的概念并付诸实施,即国际社会对于引导殖民地人民走向自治和独立负有一定的责任。到一九四五年的时候,这一概念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而得到了加强和发展。附属领土的民族自决成了公认的目标,并且在宪章第十一、十二和十三章里得到更广泛和更确切的表述。

128. 这里我要提到,澳大利亚代表团在旧金山起草上述几章时,尤其是在起草涉及附属领土人民的权利和管理国与联合国对这些人民的义务的那些段落时,曾经起过特别积极的作用。

129. 自从那时以来情况发生了深刻而飞速的变化,这种变化仍在继续。宪章规定了目标和标准。有待宗主国做的只不过是要对那些势必要做出的变动承担责任而已。在多数情况下,它们都乐意而慷慨地承担了这种责任。

130. 对于附属领土的人民本身来说,也负有一种相辅相成的责任,即首先要懂得这是自己的机会和责任,然后并为实现它们而努力。在某些情况下,自由和国家主权是经过长期的有时是痛苦的斗争才获得的;而在多数情况下,它们则是由于双方对形势采取了理智的承认态度以及和平地、彼此都满意地移交政权的结果而较愉快地获得的。

131. 在附属领土人民朝着取得国家地位的方向发展的过程中，反映着人类的自由和人道主义本能、有时也反映着人类焦急心情的联合国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

132. 说具体点，我想简要地谈谈与澳大利亚有很大关系的一块附属地，在那里这种发展过程正在迅速地进行着。这就是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土。

133. 让我讲一讲那里的情况。它是在非洲大陆以外剩下的附属领土中最大的一个；它紧靠澳大利亚的北部，面积大约为十八万平方英里，人口总数为二百二十五万。它是个比联合国的许多会员国大的单位。由于它的特别崎岖的地形和若干世纪以来所发生的连续不断的移民浪潮，这二百二十五万人彼此之间因种族和部落的差别而分裂，也因大约七百种不同的语言——不是不同的方言而是不同的语言——而分裂。正是这样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现在正在聚拢成为一个可以辨认的国家。

134. 我国代表团每年都向大会报告过去十二个月中所取得的进步和遇到的困难。已经宣布的政策是确保该附属领土的人民行使其不可剥夺的自决权利。我们现在正在做、并将继续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来使该领土的人民作好准备以便结束其从属地位，达到完全的自治和独立。

135. 明年，另一个即第七个联合国观察团将到这块领地去，它将能亲自看到从一九六八年上次观察团视察以来所取得的显著进步。

136.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荣幸地率领澳大利亚代表团出席了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推荐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土成为它的一个联系成员，这个推荐后来得到了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第四十九届会议的一致赞同〔第 1523 (XLIX) 号决议〕。

137. 澳大利亚政府认为，这种赞同和诸如参加南太平洋会议等其他活动是对巴布亚和新几内亚领土正在成长中的国家身分的承认，也是在通向民族自决道路上迈出的新步伐。

138. 现在我愿将话题从新几内亚向北和向西转到亚洲。让我说，我所以冒昧地谈论整个亚洲的总形

势，是因为那里的事件对本组织来说是很重要的，而对澳大利亚来说则尤为重要。

139. 在我们看来，从目前第二十五届会议的议程来判断，亚洲没有受到大会的应有注意。我倒是认为这是一个好的征兆，因为一个和平的很有秩序的亚洲几乎没有给国际社会带来什么严重问题。从某一点讲，这或许是真实的。在我国政府看来，这样讲是公道的：除了少数严重而容易辨认的主要问题之外，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和南亚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稳定、生气和经济进步的迹象，这是我们在二十年前所不敢期望的。

140. 在这些主要问题中，中国问题是紧要的。我们又将考虑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了。位于太平洋边沿而又邻近东南亚的澳大利亚，比起本组织大多数会员国来，更为关心同大陆中国的长远关系。在我们的北方，我们看到大量的证据说明大陆中国广大的幅员、力量 and 影响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介入和影响着小国的利益和考虑。我的前任们在大会发言时都强调，中国同它的紧邻以及同亚洲以外的世界其余地区的关系问题比起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这个大会的问题更重大、更复杂。

141. 我们同任何人一样清楚地看到与北京政权和解的必要性，我们也同任何人一样切望能够取得某种和解。但是我们经常碰见的是它在处理对外关系时表现出的那种无情和粗暴的态度，而这种态度则一直是现政权对待自己人民的特点。最重要的是，我们意识到需要有个解决台湾人民前途问题的办法。这个办法应当充分考虑到比澳大利亚和联合国大多数会员国的人口还多的一千四百万人民的意愿。不应该把一千四百万人民的利益和福利当成某种一揽子交易中附带考虑的事来对待。大会负有重大责任确保这些人民的地位和权利受到保护和保证。

142. 有时有人声称，接纳共产党中国进入联合国将会在打开改善中国同国际社会那部分北京似乎打定主意要与之隔离的成员关系的道路方面起到催化剂的作用。我们目前不赞成这种乐观的看法。另一方面，我们想，如果共产党中国能够对整个国际社会和宪章的宗旨与原则采取比较合理的态度，那将会便于它进入这个组织。

143. 下面我想转向目前我们在亚洲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越南局势从来没有在这里很好辩论过,更不用说考虑过采取什么可能的行动了。这是联合国未能履行其和平维护者的首要职责的一种令人不愉快的反映。当然,在其他各地,越南战争五年多来也一直是我们的重大分歧性问题之一。越南人民从联合国问世以前很久起就几乎没有间断地遭受到可怕的损失和苦难,人类的良心对此感到厌恶,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澳大利亚政府看来,比较难以理解的是,显然是最露骨和最残忍的侵略牺牲品的南越人民和毫无疑问地显示其反映着绝大多数人民意愿的由选举产生的南越政府,竟要遭受带有这么多偏见而又完全不公正的批评。

144. 他们被迫忍受着国内外侵略者完全无视一九五四年日内瓦协议所犯下的暴行,这一点需要加以确切的说明。恐吓、绑架、勒索和暗杀在任何人的语言中都有相同的含义,不管用什么手段假借“解放”这个幌子来表达都是一样。

145. 南北越人民重新团聚的日子也许会到来,而且我们都希望它能够到来。与此同时,在北方和南方之间却有着一条标志分明的边界。只要能说服河内政权放弃它那毫无希望的斗争并撤退到非军事区后面,越南的两半部分就都能够开始获得象它们一些邻国那样的经济稳定和幸福昌盛。

146. 越南冲突已扩展到紧邻的老挝和柬埔寨,这是本大会十分清楚的,至少一般地讲来是如此。我相信,这些国家的代表将会详细说明这点。

147. 澳大利亚在过去十年中一直积极帮助老挝政府保持经济稳定,借以抵制大家所熟知的某种外来的和不需要的意识形态的压力和侵入。

148. 就在最近,对柬埔寨施加了同样的压力。在那里,北越人的侵略是一种悍然侵犯这个国家的中立和独立的行为。今年五月,澳大利亚政府参加了一次在雅加达举行的地区性外长会议,以考虑这种扩大了威胁。

149. 那次外长会议是那些最直接有关的亚洲国家试图确保对于柬埔寨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中立的尊重所采取的一个建设性主动行动。那次会议的集体观

点随后即由这个集团所选派的三个特使向秘书长以及各主要大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政府作了明确而有力的传达。

150. 我真诚地希望大会将承认这一有价值的地区性主动行动,这种行动不仅是宪章第八章所规定的,而且也是它所鼓励的。

151. 在本届大会的进程中人们对中东局势已经谈得很多,而且肯定还要谈。由于种种困难阻碍着美国为使和谈重新开始所作的努力,同时因为最近发生了一系列侵害民航飞机及其旅客的罪恶行径,人们的激动情绪正在高涨起来。目前的形势是极其微妙的。在此情况下,我不相信在目前阶段我来再作详尽的评论会是有所助益的。

152. 让我转到另一个话题上来。在过去二十五年中,世界在自然科学和工业技术方面有了巨大的进步。科学和技术的这些进步将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好处。它们也能产生很大的、往往是有害的副作用。

153. 象本组织这样一个关心维持和平与安全以及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国际组织,必须不断地关心这些事态发展。在我们看来,联合国负有重要而迫切的责任来帮助把科学和技术以最有建设性和最有益的方式应用到国家发展方面来。从反面讲,我们必须竭尽一切力量把技术变革的有害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

154. 联合国负有一种同等重要的有关责任去制定一套可以接受的国际法准则,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在那些超出国家管辖的传统范围之外的领域里继续下去。目前,这种发展的步伐有超出国际法学家们制定这套准则的能力的危险。

155. 令人遗憾的是,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还没有能够商定出一项对于空间物体所造成的损害应负赔偿责任的公约。澳大利亚同其他大多数国家一道,一直强烈主张要有一项公约,以便使空间破坏的受害者能够得到一定的、及时的和公正的赔偿。这个领域仍然是一个技术发展危险地远远跑在法律之前的领域。

156. 科学和技术的进步还造成了对海洋和海底

采取国际立法行动的必要性。这方面所涉及的问题是急迫的，既包括重新审查旧的概念，也包括发展新的概念。这方面必须作出的实质性决定对各国政府和人民以及整个国际社会来说，都将是重要的。

157. 负责做出这些决定的人们必须记住：如果他们拟定的那套或多套准则真想得到广泛的接受，那么这些准则就必须公平地对待那些各不相同而且常常是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如果不就海洋和海底问题采取协调一致的多边行动，那就很可能出现一种难于驾驭的局面。

158. 在采用和大力应用科学技术新成果所引起的一切后果中，没有一个比它们对人类环境的种种影响能引起更广泛的关切了。我们的自然环境正在日益被认为是我们遗产中的不可代替的一部分。污染引起的种种问题已经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以极其明显的形式出现了，因此希望那些在环境污染还没有达到这种危机程度的国家能够从别处的教训中获得益处。

159. 澳大利亚本身的形势——那里工业发展的有害副产品正象开发我们的自然资源的需要一样都是值得辩论并采取行动的课题——使我们处于能同世界所有地区分享我们在解决人类环境问题上的经验成果的特别有利的地位。澳大利亚参议院最近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以就水的污染问题提出报告，以此作为能够为帮助解决这个问题作出贡献的一个基础。该报告已经完成，目前正在考虑防止进一步污染的最合适的办法。

160. 我们不需要别人提醒说，今年不仅是本组织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而且是联合国第二个发展十年的第一年。我们澳大利亚人懂得发展中国家如何热切地渴望第二个发展十年获得成功。正是本着这种精神，我国代表参加了联合国的和其他的各种讨论会，这些讨论会在过去两年来一直在讨论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准备工作，特别是援助计划。

161. 三个星期前，我曾经在澳大利亚议会里广泛地回顾了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政策。我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发展援助委员会上星期在东京举行的部长级会议上重申了我国的立场。

162. 我们很久以来就认为，对一个国家在发展

援助上所持态度的唯一有效的考验，是它的行动表现及其真心帮助别人的愿望。我们相信，澳大利亚过去的行动表现完全比得上其他国家。在六十年代，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大大增加了。最近，我又有机会通知国会，这一援助在第二个发展十年的第一年里还要大大增加。

163. 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度预算规定了两亿美元的官方发展援助，即在政府的指导和控制之下的援助。这并不包括在我们管辖范围和权限以外的私人资本所提供的数额。这种援助大部分将采取既不付息也无须偿还的赠与形式。这将比上一个财政年度增长百分之十一。该总额中有六千万美元拨给亚洲国家，这比前一年增长百分之十四。

164. 我最近还宣布了关于澳大利亚打算特别援助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南越的新的计划。

165. 我们援助计划还有一个方面我想提一下。我们要求确实做到在大会今年可能通过的第二个发展十年方案中对于目标的任何陈述都要有灵活性。道理是很清楚的。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不同的，因而需要给予不同的处理。捐助国也面临着各种不同的情况，这势必影响它们所能作出的承诺。

166. 在我国政府看来，一直存在着一种倾向，特别是在联合国这里，这就是：只注重援助的总额，而不注重官方援助的数量和经济援助的质量和实效。这样，就过分专注于百分比指标和达到这一指标的日期。我已重申，澳大利亚支持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二届会议第27(II)号决议^⑩所规定的、捐助国以其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一作为援助指标，这一决议明确承认象澳大利亚这样的资本输入国的立场。然而，极其重要的是，不要让就指标的实现时间和指标高低问题展开的辩论分散了我们对捐助国必须增加它们的援助总额，特别是官方发展援助总额这一全面需要的注意力。

167. 我现在把话题回到联合国当前的情况以及我们大多数人所看到的它的功过上来，并以此结束我

^⑩《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记录汇编，第二届会议》，第一卷，Corr.1和3，Add.1和2，《报告和附件》（联合国出版物，出售品编号：E.68.II.D.14），第38页。

的讲话。象多数庞大机构一样，联合国也有变成官僚主义化的牺牲品的危险。在它的议事程序中，僵化的危险越来越大；它有淹没在文件堆里的危险；各种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在继续增生，工作重复的现象看来也在增多。

168. 这与已故的大卫·欧文在初建秘书处时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而没有电话的情况比较起来距离太远了。只要能从大会每届会议三个月的消耗精力的压力下幸存下来，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就。有一种把联合国的每一个决议都看作是目的本身而不是达到目的之手段的倾向。所有这一切均大有改进的余地。

169. 从根本上说，不是宪章出了什么毛病，虽然我们澳大利亚人将会接受对宪章的改动，如果这种改动被认为是必要的话。我们的眼睛必须朝别处看。我们杰出的秘书长在旧金山就宪章签字仪式二十五周年纪念发表讲话时，感人肺腑地号召所有会员国“给

宪章一个机会”，给它一个实行的机会，让它取得成功。

170. 巴西外长在这次辩论开始时〔第一八四一次会议〕发表的深思熟虑的讲话中提醒我们，尽管联合国有种种缺点和遭受到各种挫折，但它是我们仍然能够用以选择生活、和平和发展的唯一讲台。如他所说的那样，让我们利用本组织，让我们实行宪章吧。我们应该从心里接受这一忠告。

171.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决不可对联合国失去信心。我们决不可让自己不知不觉地陷入犬儒主义。我们应该时时记住已故的达格·哈马舍尔德的话：

“需要联合国保护的，不是苏联，也确实不是别的大国，而是所有的其他国家。从这一意义上讲，本组织首先是它们的组织。”

下午一时零五分散会

第一八四七次会议

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三日星期三下午三时纽约

主席：爱德华·汉布罗先生(挪威)

议程项目 9

一般性辩论(续)

1. 格雷罗先生(萨尔瓦多)：自从联合国宪章在旧金山签署以来二十五年已经过去了。在这段短短的时期内，科学和技术革命已经有了更大的发展，殖民地人民已经获得独立，贸易和交往有了增长，各种国际组织不断地将国与国之间的一切可能的合作领域都包括进去了。国际政策的性质已经改变，在国际组织中已出现了新的外交方式。回顾一下国际联盟，在那里现在联合国的大部分活动都可以找到一些先例，我们就能估量出国际社会五十年来所走过的路程。

2. 把联合国与一个理想世界相比，以为那里的各种问题总会得到迅速而明智的解决，我们对联合国就不能作出正确的估价；但是，把联合国同它以前的那个国际组织相比，我们就能够用切合实际的措词来对它进行估价。从这个角度来看，联合国无论在政治或技术方面都经受得起极其严厉的分析。

3. 既然联合国已经进入了第二十五年，估量一下形势就是很适当的了。因此，在本届大会期间，我们希望，除了一些深思熟虑的演讲外，还要采取措施对我们这个组织的行政方面作一番检查。联合国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它不需要再增设机构，而需要检查一下自己，研究其组织机构以及各种现行办法，使其能向纵深发展。

4. 值此联合国庆祝它的第一个二十五周年的年头，我国政府对于你，主席先生，担任大会的最高职